

飄

浮

飄浮

著者許儼

有著作權

每冊定價大洋四角

發行者 出版合作社

不許翻印

折實售銀大洋三角二分

印刷者 出版合作社

民國十五年四月出版

分售處 各大書店

上海西門方斜路百廿四號

廣州新昌興街

出版合作社發行所

出版合作社分店

本版書籍 外版書籍 世界語書

定期刊物 美術畫片 美術玩品

文具簿籍 承接印刷 買賣舊書

書目另印函索即寄

自序

這三篇小說都是我半年以前的舊作，現在把牠們收集了來，讓牠印在一處出版。

第一篇飄浮，是幾篇長短不齊的小說連成一篇的小說；如要牠們每篇獨立，也是可以，不過我覺得不如連成一塊的好——因為我當時的心境，是要牠們連在一處的。

這篇文章作成一半的時候，曾經請仿吾先生看過，他告訴我，須多描寫一些心理的描寫。這一個指示，當然是對我很有益處的。作成後，又經西諦與雁冰先生們一次校閱，他們很推許大白紙一篇，他們勸我把大白紙篇先獨立了出版。因為我的小四老婆一篇，描寫得太性慾了，說商務的老板是不敢給我出版的。但是我沒有答應，因為我始終想用整篇的飄浮，與大家見面。那時西諦先生又告訴我那

篇台下的喜劇之能夠出版的苦心。（那篇文章登小說月報十五卷二號上，說在排印好了的時候，許多審查員恐怕出版之後，受一些無賴者的攻擊，要主張抽出，後來曾特別爲了此篇開了一個討論會，經西諦先生極端抗辯，才許出版。要在中國出版一種東西，真困難呀！）我自然曉得這一篇太性慾了的東西，是沒有在商務出版的希望了。我做這篇文章，中間延長了兩三個月，才做成功，我很感謝吾友王以仁先生的勉勵。

另外的一篇出世，是在西湖作成功的；那是在我的現實生活中所經歷的一段事實。我現在想那個已經脫離了世間的女人，心裏還覺得惘然。可惜我的描寫力不能傳達出牠的萬一，使牠在讀者的眼前顯現。

琴音的一篇題材也覺得特異點。但是他的事實太難揉了，恐怕使讀者生厭，因爲這一種描寫的方法，我覺得比直接描寫的難；而且，篇中的主人，又是二個不相連貫的排列着。我自己是覺得失敗了。但我這朋友王以仁先生却始終說我這

篇琴音；比台下的喜劇好。

在我的小說所取的題材中，或者有人要誤會。如果能夠在我的可能的範圍以內，我可以使讀者去除一些誤會時，我也很心願自己說幾句廢話。

實在我也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來。我只覺得在我的眼睛裏看着的是可憐的人太多了。我並沒看到光看到愛，我只看到一些無可掙扎的灰色的人生——他們都是無靈魂的，獸慾的，醜的，罪惡的。因此，我所把捉住（如果我能把捉人生的話）都是這種東西。

我覺得現在的人類（至少在我眼中看到的）是不能有「自由意志」，他們都在無可如何的大力的命運之下掙扎。現在的社會，也是太失望了，理想的社會，也不會在這醜惡的社會中產生。實在說一句，因為現在的大多的「兩腳動物」還沒有自己覺悟到是沉浮在灰色的人生中，聽大力的命運的支配着而受苦呢！這便是無靈魂的人生。

要在沒有靈魂的軀壳中，找出一絲靈魂，固然是沒有的事。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從牠們的鼻孔中吹入一絲的靈魂，要牠們如僵尸一般的假裝出一些嚇人的情采，這一批醜惡的軀壳原來是如此的，也不是我特意要揭去他們的一層外皮（實在我並沒有揭）來表揚牠們的醜態的。

寬恕我不能多說閒話。如果有人要說我把人生看得太齷齪了，說是有傷風雅，說是離經叛道也可以。實在我的小說並沒有同他們所說「文以載道」的文的那麼重要。

我很感謝我一切勉勵我期望我的先生和朋友，我感謝出版合作社給我出版的機會。

一九二六，一，一一八，序于天台山麓。

飄浮目錄

序.....	一—四
飄浮.....	一
1 祖母.....	一—五
2 小四老婆.....	六—二三
3 大白紙.....	二四—八一
4 飄浮.....	八二—一〇六
出世.....	一〇七—一六八
琴音.....	一六九—一九五

飄浮

(一) 祖母

那天已是吃中飯的時候了；我在小四那邊偷空的跑到家裏，恰巧我的祖母正在吃玉蜀黍的粉羹。她見我走了過去，口裏就有一種喃喃的聲音在咒咀。

我對於這種喃喃的咒咀，是聽慣了的；大概都是這一批話，我也沒有詳細去理會她：

『冤家的，天天埋在小四家裏，也不想找一點正經事做。走到家裏來，還是長着眼眉，脫着尖嘴，敲桌打椅的，要東要西吃；好像他的賭博，是我害他輸了的。』

……
我也不管她在喃些什麼，我只問她：

「我的晝飯呢？」

「粉羹，還在鑊裏；你自己可以盛去吃的。」

說也笑話，我的人已經窮到這個地步了；但是玉蜀黍羹，我還是不要吃的。不知怎的，我一吃到這種東西，我的喉嚨就癢起來了，再有一股酸水不知從那裏箭一般的射出來，我的心裏便要嘔了。

而且我心裏想：我在賭博場上輸去的錢，也輸得不少了；我何苦要在食物上挨苦，而不弄點好東西吃呢？

「粉羹？我是不要吃的！這種東西。」

「那末要吃什麼？你又不是『王百萬』，你爸爸又沒有幾百畝田留給你，——就是那惟一的幾塊井成的三石多田，又被你押了……」

人家說老了的人，一定嘴多；大概就是指我祖母說的。我看她脫落了幾個門牙和白齒，說起話來，倒一掀一掀的，好像不用力氣一樣的輕便。她的咕嚕，我真不

歡喜聽了。

「你又沒有錢養活我；并且掙不到錢，來養活你自己。我每日掙到口的幾粒米，都是我自己爬進爬出的心血。我家裏還有一點好點的東西，都已經給你收集盡了。」

「那隻最會生蛋的母雞，你又看上了牠的肥壯，把牠殺吃了；餘下的兩隻鷄，又是不會生蛋的；家裏還有什麼可以給你吃呢？」

她還咕嚕着不休，可是外面已經有人喊她做買賣，她就匆忙的丟了碗筷走了出去。

在這冷靜而黯淡的灶房裏的各種破舊的東西。當我的祖母走了之後，都在板起面孔，對我冷笑。好像說：

「你的祖母若是死了，我們就不是你的了；你這個賭博鬼，你就是看我們不值錢的，也要拿去送了人的。你這敗浪子，你地下的父母們，那裏想到你是這樣的！」

走！快走！快給我離開此地！滾！你這敗浪子！」

牠們的責罵停止時，我的身外更是靜寂；眼前無縫的黑暗，就把我長埋在虛無之中。我張眼看時，竈下的火星猶在走動；天窗下的塵繩，如具有知覺般的在任意閒遊。

我仍舊是清清楚楚的，室內的陳設，仍同平時一樣。一座兩眼的泥竈，——已經倒了一個的——靠着石壁，煙囪上長滿了如馬頸上的鬃毛一般的灰塵，竈前是一口水缸，缸上放着幾株干癟的黃菜；這面是一張板桌，一個小廚，小廚的門，已經破了一扇，在兩年前換上的；另外還有竹椅子，和小板凳，不規則的陳着；地上是攤着雞糞和柴米……我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
我開了那個小廚，那一股酸了的冷粥的幽香，正如久囚在狹籠中的猛虎一時得了釋放，猛然撲向我的鼻孔來，——跟着就是青色的腐乳，和鹹得變成黑色了的鹹菜的氣味。這許多氣味的伴奏，正有些像鄉村戲台下的人體的體臭，在細

纏着似的。

我反身就走。我的祖母還在和那買主論價；他們相去得只有一二個小錢，可是我的祖母不忍讓那人拿去那塊大些的甘藷。

要是在我們村上走的，我想，沒有不認得我的祖母的罷！她的頭髮脫了一半，看去好像是個癩婦；幾根梅花白的短髮，囊囊茸茸的結成一個柿子般大的小髻；遠遠看去，正似中國的古畫上的老人一點黑墨，一副脫落了的牙齒，正如我上邊所說的一樣。面孔黃黃的，終年過着沉寂的，平板的生活，我不知道她這樣老不死的活着爲的什麼？

她終年做一些小賣買。如桔子、桃子、楊梅等的水菓，以及夏天的涼水西瓜，現在的甘藷，都是她的老伴。大概她老來的生命，就在這個當中消磨過去的。你看她現在又坐在那甘藷攤的旁邊了。甘藷攤的構造甚爲簡單，下面是一個無底的水桶，桶內埋着一個養火的火缸，那養熟的甘藷的鍋子，就放在這桶上了。

甘藷被她養成可愛而嬌嫩的顏色，正如半透明的紅柿；白霧般的蒸汽在繚繞着，金漿般的汁液在騰得跳躍着，而且唱出牠輕輕的舞蹈歌來。

我也沒有對他說什麼，我只拿了一塊最大的來吃。她也沒有說什麼。我吃了一塊，又拿了一塊。我覺得在家無甚好東西可吃，便向外走去。我在背後，聽他咕嚕着說：

「自己吃的也要拿這樣好的去。」

(二) 小四老婆

二

小四的家，不用說，自然是賭博場了；——自然是我的遊戲場，會客室了，也可以說是我的工場，我的學校了。那邊是不斷人的，什麼時候，都可以找到一桌或是兩桌的賭友。大概我一天到晚的生活，總也在那邊過的了。

若論昨天的氣，我就不應該到那邊去了；小四是沒良心的，尤其是小四的老

婆。不用說，我一年到底，總有幾百元大洋花在他那邊；而且我對他的，真是同自己家裏人一樣。說得倒靈極了，我之待我的親祖母，遠不如對他倆；再說得不好聽點，小四的老婆，我實在待她如自己的母親；——我自己的母親在日，也沒有這樣孝順過。

我自己雖則還是年紀輕輕的，——只要一聽，我的祖母還在，就曉得我的年紀是不十分大了。但我也赤手打空拳的在社會上混了五六年。我的祖母，說我把田地賣完，說我是敗浪子；其實我也不十分敗浪的。你看，我在這五六年當中，我沒有做過一樁正經的手藝，種過一株正式的田稻，我也能自己活過去，而且還說是手頭豐富的活過去；我就是賣了這一些少田地，也算能濟得事嗎？

我雖則年紀輕，但我也懂得一些愛情的神祕，我總覺得女性是有一些神祕的吸引力的。我記得我初到小四家裏賭博的那一年，我腰裏的錢，真是絞得滿滿的；衣服也不同現在一樣的黃熟；我的面孔，也比現在還好看，——好看得許多，——

「啊！大家看呀！我現在是什麼樣子的一個人了！我那時跑到小四家裏，他們都看我是個新手，錢又有人，又漂亮，而且還有些人是知道我的父親是一個新死了的很有名的南貨店官，而且家裏還有些積蓄的。那時他們多少愛我！多少歡喜我！他們都叫我做小弟，我也以小弟自認了。大概小弟的名字，誰也能夠聽得出來，牠的內面是包含些什麼東西的。」

那時的小弟，是十分可以使人愛的；小四的老婆也當然是其中之一個。我只要一跑到小四家中，他們總是說：

「小弟來了，小弟來了，好小弟坐一門，」的；這一種驚動，對於那個賭場的人，正如警察前來捉賭時一樣。當他們這樣叫過後，我就坐了一門，正正堂堂，戰戰兢兢的打起牌來了。但是，坐在我的背後的是誰呢？我想誰都能猜得到的，那就是我現在所恨惡的小四老婆了。」

「小弟，你怎麼這樣抖的？」有一種清脆的聲音在我的背後响着，同時就有

一隻輕柔的手，在我背上一拍。我的靈魂酥透了，我的心神迷醉了，我的心肝一跳；我回頭看時，我的頭上便是一陣陣的火，我知道我的面孔紅得比『酒醉的關公』還紅了。

我急忙低下了頭，恐被人家瞧見，但是不知怎的，我又打錯了一張牌；等她在後面喊時，我已打出去了。

她很可憐我的樣子，於是又坐得靠緊一步，一隻嬌嫩的手，也拿到桌上，代我來來往往的理牌，我看着那隻手的移動，我的眼球只是追隨往來，我已不曉我是在打牌了。

我像失了魂似的，呆呆的坐在那邊；這正像我的兒時，鑽在母親懷裏，被母親雙手拍着，什麼時候睡去都不知道。又要輪到我打牌了，但是我還先得挖一張；那時小四老婆，因為離得太遠了，仍舊要我自己去「你挖一張喇！」於是我被她一推，推醒了。

這真有些神祕，我這張挖來的真是好牌；我的心頭只是不住的跳躍，我面上的恐怖，也如春風般的吹散了。自然，這一場是我大贏。

「小四老婆走開些罷，女人是沒有利市的！」

「快些走起來罷！女人上桌是不利的！」

她似乎還舍不得我，不忍起來。我自己只是失魂般的笑着，看看各人不同的面色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「小弟的面白些罷？——何以不坐到我背後來呢！」坐在我對面的阿榮搶白了一句，於是我的面也紅了。我再不敢回頭看她，她也遠遠的走了。

奇怪！我到現在還奇怪！我那天的手，真是有些神入進去的樣子。我一直就贏到收場。當我贏了一次，我即爲她報復一次：「這次也是她的緣故嗎？」他們沒有應，但是她在接話了。「是呵！怎麼我走了，你們也要輸的呢？」我們這樣的幾句會話，有誰知道我的心是怎樣的相牽連呵！他們說：「這是『死人的手』，不能再賭